

二之華英法兵

錄語法兵崙破拿

MILITARY MAXIMS

NAPOLEON BONAPARTE

譯輯聖希陶

館書印方南慶

NAN FANG PRESS, LTD. CHU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拿破崙兵法語錄

陶希聖輯譯

兵法英華之二

重慶南方印書館印行

拿破崙兵法語錄

三十四年四月出版

輯譯者 陶希聖

出版者 南方印書館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定價 / 元

序

拿破崙的戎馬生活，開始於一七八五年，當時他祇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就參加法國陸軍，充任炮兵班長。從那時起，直到一八一五年滑鐵盧之役，凡三十年間，適逢歐洲多事之秋，他幾乎無時不在行伍中討生活。他所參加及領導的戰役，在數量上超過從古至今任何一位名將，比亞力山大、漢尼拔、凱薩三個人加起來還多。

在這小書的序文中，要詳述他軍事生活的經過，顯然不可能。我們祇就他所參加的幾場重要戰役略加說明，或許稍能幫助讀者對本書的理解。

使拿破崙嶄露頭角的，是一七九三年圍攻都隆（Toulon）叛民之役。他以這初次戰功，博得了國民大會的信任，擢陞炮兵團長，並於次年被派往義大利去平服科西嘉的叛亂。但因渡海艦隊遭毀滅，拿破崙竟坐以暫時失去軍籍。

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巴黎暴民攻擊政府，國民大會乞援於此時正賦閒居的拿破崙，使他獲得機會在極短期間內即超升爲法國陸軍的總司令，於次年四月（此時國民大會已讓位於執政府）擊破奧地利與薩底尼亞（Sardinia）的聯盟，先使後者屈服，攻入義大利，包圍奧軍於曼圖瓦（Mantua），並將與之結納的半島諸小邦各個擊破，至十月間，又從英國海軍手中奪回科西嘉島。奧軍爲挽救曼圖瓦的厄運，屢以大兵增援，曼圖瓦之圍雖解，但他的幾次援兵，初敗於加斯底紐尼（Castiglione），再敗於巴薩諾（Bassano），三敗於阿爾戈拉（Arcola），四敗於里伏利（Rivoli），以致世間防務最堅的曼圖瓦要塞，終於一七九七年二月陷落。義大利的戰役，奠定了拿破崙軍事聲譽及帝國事業的初基。

是年三月，拿破崙進攻奧國，四月占提羅爾（Tyrol），迫使奧皇於十月簽訂坎波福米奧（Campo Formio）條約，其結果使法國祇剩下英國一個敵人。他曾幾度試

輪對英國進攻，政治陰謀與軍事壓力同時並進，但均告失敗，因而使他決定了遠征埃及的計畫，企圖截斷英國與印度的聯絡。

他於一七九八年五月從都拜出發，逃過了納爾遜海軍艦隊的巡邏，在中途占領馬爾他島，於七月初登陸於亞力山大城。但他在海上的歸途實際已被截斷，法國艦隊已被納爾遜擊潰，與餘殘艦三艘，不復成軍；他於次年從門羅進攻敘利亞，達二四個月之久而無功，軍中瘟疫盛行，傷亡無算，後援不繼，不得已於六月間退回埃及。其時法國國內情勢亦發生重大變動。英奧再度結成聯盟，並且加入了俄羅斯、土耳其。法國在義大利的統治歸於瓦解，俄將蘇瓦洛夫（Suvoroff）深入熱內亞，奧將查理大公侵至瑞士，英俄聯軍又在荷蘭登陸。法國較埃及更需要拿破崙，他於一八九九年十月，僅帶少數士卒從埃及逃回本國，剩下的軍隊竟於一八〇一年向英軍投降。此次遠征軍事上不算勝利，但在宣傳上是成功的，人們仍以爲他是凱旋回來，聲譽與日俱隆。

拿破崙雖回到法國，但法國的軍事危機業已過去。查理大公戰敗於祖利希（Zülich），荷蘭登陸部隊則受阻於勃魯納（Bruna），奧俄之間以土地爭執而發生裂痕。他這次回國，斷絕的不逞軍事的機會，而是政治的機會，是年十一月他被任爲首席領政，又三年，改爲終身領政，又二年，自稱皇帝（1804）。

一八〇〇年夏，他再度進攻義大利，占米蘭，在馬蘭戈（Marengo）之役，以德賽（Desaix）之力轉敗爲勝，擊破奧軍；十二月，法將摩羅（Moreau）又於霍亨林敦（Hohenlinden）之役獲勝。法奧於次年二月訂定呂內維爾（Luneville）條約，重申了坎波福米奧的若干規定。到一八〇二年三月，法國又與英國訂立和約。但英法間的和平，僅維持了短短的一年零兩個月，到次年五月，英國又以馬爾他島撤兵問題的爭執而對法宣戰。此次宣戰後，直到滑鐵盧爲止，凡十二年，兩國就永遠處於敵對狀態。但海洋的間隔終使這兩個大國沒有在陸地上交鋒的機會，拿破崙雖積極準備渡海

侵華，但他終未能實現。他日後自己還說，這不過是一種姿態而已。他主要的工作是在大陸上對付英國的聯盟者，因為到一八〇五年，奧俄兩國又第三次與英攜手，從事於反法的鬭爭。另一方面，法國所能獲得者，則僅有荷蘭與西班牙兩國微弱的幫助。

事實上，是在一八〇五年以後的幾場戰役中，拿破崙纔充分表現了他不可一世的軍事天才。奧將馬克（Mack）已集中三萬大軍於巴威略，拿破崙選定了這枝主力為其第一步對象，在烏爾謨（Ulm）將他包圍，並截斷其給養與援軍，迫使馬克於十月全軍投降；十一月，進占維也納。（不幸這個光榮的勝利，却為法國海軍於特拉法爾加（Trafalgar）的慘敗所抵消。）俄皇亞力山大不能顧圖左夫（Kutuzoff）的勸告，以五萬俄奧聯軍向拿破崙反攻，十二月二日，兩軍遭遇於奧斯特里茨（Austerlitz）。拿破崙於事前對敵軍未來的行動，已洞若觀火，乃以集中攻堅的戰法，擊破其中軍，復派遣騎兵包抄其退路。兩軍於清晨接戰，至下午二時，勝負已告決定，法國以少勝

多，損失僅九千，而聯軍傷亡幾乎毫無疑問，奧斯特里茨是拿破崙一生中最光榮的戰功記錄。結果奧國第三次請求休戰，簽訂了比以前兩次更為屈辱的普雷斯堡（Presburg）條約。

普魯士經過了數年的舉棋不定之後，終於一八〇六年十月亦捲入了對法的戰爭。但戰爭的結局至為迅速，僅在開戰一星期內，拿破崙敗霍亨羅赫（Hohenlohe）於耶那（Jena）；別清達武（Davout）則以一萬五千人勝布倫斯威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之主力六萬人於奧厄爾斯塔忒（Auerstedt），其光芒掩蓋了拿破崙本人。法軍開入柏林，斯德丁（Stettin）要塞不戰而下，一月之間，普軍被俘者十萬人。接着於次年二月，法軍與本尼格森（Bennigson）率領下的俄軍會戰於艾勞（Eylau），拿破崙纔逢到此番出征以來第一次的勁敵。結果，拿破崙與本尼格森均自稱勝利，總之，雙方均受了重大的損失。直到是年六月間的海爾斯堡（Heilsberg）及弗里

蘭（Friedland）兩場戰役，拿破崙繼其將本尼格森擊敗。七月，法俄簽訂迪爾西特（Tilsit）條約，法國對俄並不苛刻，叫俄國對英宣戰實為唯一的重要條件，因為他至此尚未占有俄國一寸領土。法俄的協調，其主要犧牲者乃是普魯士。

迪爾西特條約標出了拿破崙畢生事業的最高點。一八〇八年，西班牙在英國的支持下發生叛亂，拿破崙率領大軍臨境，即告敕平。但奧國於此時機，再度背約，經拉替斯朋（Ratisbon）之役，拿破崙於一八〇九年五月再度占領維也納，但奧軍主力，仍在查理大公率領之下，隔多腦河而列陣。拿破崙以河中的洛包島（Lobenau）為基地，數度猛攻阿斯本（Aspern）與艾斯林（Essling）兩村，竟無結果。直到七月間，親以大於奧軍的兵力渡過多腦河，敗奧軍於伐倫朗（Wagram）。是役，奧軍傷亡四萬，法軍損失亦達三萬四千。結束此次爭的維也納和約，又使奧國喪失了一部分領土。

十。經過交勞、伐略朗這幾場戰役，拿破崙的敵人已漸漸學會了在軍事上對付他的方法，如俄國備戰，尤爲積極，使拿破崙感到非先發不足以制勝。他於一八一二年六月，以六十五萬大軍，其中三分之二非法國人，發動侵俄，渡尼門河（Niemen），占維爾納（Vilna），迫二十五萬俄軍撤退，克斯莫捷斯克（Smolensk），於九月十四日長驅直入莫斯科，而軍隊沿途以疲倦、傷病、落伍、逃亡而損失者，不可勝計，能到達莫斯科的不過十餘萬而已。俄將庫圖左夫以澈底的焦土政策抵抗侵入者。莫斯科於被占之日的當夜即遭大火，燒燬了全城，亦一併燒燬了拿破崙的希望。在一個無房屋無給養的廢墟中，拿破崙祇好下令退軍，在歸途又處處遭俄軍的襲擊與窮追，直至尼門河而止，法軍倖殘生還的殘兵敗將，已不足十萬之數了。

拿破崙於退還到生平等一次慘敗後，尙能集合一枝二十五萬人的大軍，來對付新結成的俄普聯軍，於一八一三年五月呂屠（Lützen）之役以大於聯軍的損失慘取勝。

利，繼而收復漢堡與德萊斯登。此時在西班牙的法軍，亦因英將惠靈吞公爵（Duke of Wellington）的壓迫，退到比利牛山以北，而至同年八月，奧國再度參加了聯軍。但拿破崙尚能於德萊斯登之役，以九萬之衆，擊破二十萬的三國聯軍，博得了他在大陸上最後一次的重大勝利；除此之外，法軍在其他各地，則無處不遭失敗。在這以後，拿破崙本人的作戰雖勝負互見，但總是日趨逆境。次年三月，巴黎爲聯軍所佔領，拿破崙退位，不久被遣送於厄爾巴島（Elba）。次年，他從島上逃回，重整旗鼓，於六月間以利尼（Ligny）之役擊潰勃呂歇爾（Blücher）統帶下頑強的普軍。但終在滑鐵盧附近敗於惠靈吞之手。

拿破崙雖最後仍不免於失敗，但其失敗的主因，實在於樹敵過多，兵源不足。至於他輝煌的將才，則直至最後的戰役，仍毫不減色；他在戰略史上的地位，已經世界公認，不可動搖。他作戰的基本法則，據柯林（J. Colin）和凱蒙（Gen. Cannon）

諸人的分析，約有幾個要點：一是以速率爲決勝之資；二是慣用集中火力，攻擊一點的方法，擊破敵方的主力；三是以秘密行軍作側翼包抄，以收取決定的戰果。這三點基本的戰術，即在今日仍被兵家所奉爲圭臬。

若米尼男爵（Baron Jomini）研究拿破崙的戰術最深，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的鉅著「戰爭論」，在某種意義上亦還是拿破崙戰法的嫡系繼承者。若米尼的學說轉而深切的影響於美國內戰，而克勞塞維茨則更直接孕育了普法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術理論。從這意義，我們縱把拿破崙視爲近代兵學之祖，未決非太過。

拿破崙於流放中，曾有志於把他的軍事理論作成系統的敘述，但終未作成。以致後世欲直接向這位偉大的導師學習，就祇能經過勾稽的方法。布爾諾將軍（Gen. Bur-nod）曾從拿破崙的各種文字，如書函、手令、日記等等之中，纂集了一部「遺錄」，於一八二七年在巴黎出版，不數年間，即被譯成世界各國文字。本書所集，即以此

書的英譯爲藍本，再選平日他處所見的片言隻語，爲原編所未錄者，加以補充。雖祇是小小的篇幅，或者已將這位希世將才的名言，致句羅了。

三十四年三月記

拿破崙兵法語錄

原书空白页